

北方史地资料之四

契丹史论著汇编

(上)

孙进己 王欣 于宝林 孙海 编

一九八八年一月

契丹史论著汇编（上）

主办：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东北民族历史考古资料信息研究会
东北民族历史考古资料信息研究会哲盟分会

印刷：内蒙古通辽市第二教师进修学校复印厂

辽宁省内部资料准印证（86）087

工本费：34.00元

开创契丹史研究的新阶段

(代序)

孙进己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曾统治北中国近二百年,对我国中世后期历史有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我国对契丹史的研究始终较薄弱,一直未能形成一个独立学科。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契丹史和辽史的研究范围和体例,长期混淆不清。不明确契丹史作为民族史来说,应有其研究的特殊内容和规律。为促使契丹史从辽史中分立出来形成独立学科、进一步推动契丹史研究的发展,试就契丹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述如下:

一、契丹史和辽史的区别

契丹史和辽史长期以来混淆不清,被人们视为同一学科,但实际上它们是分属两个学科。契丹史属民族史,辽史属断代史。

辽史作为一部断代史应该研究辽代各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由于契丹族是辽代的统治民族,通常使契丹族的研究在辽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实际上,辽代统治范围内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主体民族仍是汉族。因此不可避免,汉族在辽史中占有了相当大的篇幅。不少论述辽代的文章,实际上不是讨论辽代的契丹族,而是讨论辽代的汉族。同时,在辽统治下,除契丹族和汉族外还有女真族、渤海族、奚族、室韦族等,它们在辽史中同样应占有重要地位。过去对辽人和契丹人两个概念混淆不清,似乎辽人就是契丹人,这是错误的。辽人应该包括辽统治范围内

的各族。因此,写辽史不能单写契丹族而应写辽代的各族。在辽史中,辽代各族都应占有相当篇幅。把辽史的极大篇幅用来写契丹族,而仅用较小篇幅来写其他各族是不合适的。这和过去许多中国通史仅着重写汉族,没有全面充分写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是犯了同样的弊病。

契丹史作为民族史来讲,它应主要研究契丹人的历史。虽然写契丹史时不能不涉及到契丹族和其他各族的关系,但它只是从关系的角度写。其他各族在契丹史所占篇幅甚小。有些文章写的是辽代的某一方面,内容主要是写辽代的其他族,与契丹史无关或关系不大。

同时,契丹史既是民族史,它就应写这个民族的形成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而不能仅写辽代的契丹族。但目前有的契丹史著作,实际上写的仅是辽代的契丹,辽以前将近六百年的契丹族仅占全书十分之一。辽亡后数百年的契丹族仅占全书二十分之一,而用极大部分篇幅写辽代的契丹,这显然很难全面反映契丹族的发展过程。有些文章写契丹族的某方面,但实际上所写的仅是辽代的契丹,这就不全面。契丹族在前后近千年中不论在分布地域、社会经济、习俗、语言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发展,因此,决不能以辽代的契丹概论契丹。

目前看来,在契丹史研究中,由于抓不住契丹史的特点,因此,对辽以前的契丹族

和辽以后的契丹族研究不够。尤其是对金元的契丹族研究得更不够。关于西辽虽然有了专史、但实际上西辽仅占契丹族的一小部分，契丹族的极大部分还是在金的统治下，对此都很少论述。同样，即使对辽代的契丹，相对来讲是研究较多的，也由于把契丹和其他族混淆，而阐述不清。例如辽代的疆域有人论述，但辽代契丹族的活动范围却没人论述；论述辽代经济发展时，往往不自觉地过多描述了辽代汉族的经济状况，而忽视了辽代契丹族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因此，分清契丹史和辽史的界限，可以给我们开辟很多新的研究课题。

二、契丹史的上下限和分期

既然要研究契丹族的全部历史，就必须明确划定契丹史的上限和下限。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主张起源于鲜卑，有人主张起源于匈奴，有人主张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有人主张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契丹史如何上溯似乎就成为了难题。但实际上不论从那一说考虑，契丹似可自成一体。因为如确定契丹是鲜卑系，鲜卑外的别部，当然应自成一体。确定契丹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它既非匈奴又非鲜卑，也当然应自成一体。即使确定契丹为匈奴或鲜卑的后裔，由于匈奴和鲜卑都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它们的流向很复杂，契丹族是其中一小部分。因此，写契丹史显然不能把匈奴史或鲜卑史全部纳入。这样，似乎可以确定契丹史就应以契丹见于史载即公元四世纪开始，而用一定篇幅讨论它的族源——即契丹和鲜卑匈奴的关系即可。

关于契丹史的下限，显然应该包括金、元时期的契丹族。西辽是契丹族在庞大异族土地上建立的王朝，它应成为独立的专史。但西辽中有关契丹族部分应列入契丹史。蒙古族是契丹族以外的另一族，虽然契丹族后来有相当部分进入蒙古族，但显然不能把蒙古族完全看作契丹的后裔。因此，蒙古史——元史都不能纳入契丹史之中。契丹之名不见于史籍是在明代，因此似可认为契丹史的下限应到元代，即公元十四世纪。这样，契丹史的上限起于公元四世纪，下限止于公元十四世纪，前后正好是一千年。

这一千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契丹族建立辽朝以前（公元四至九世纪）；中期，辽代的契丹（十至十二世纪初）；后期，辽亡以后金元时期的契丹（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前期为契丹族的形成期，中期为契丹民族发展壮大时期，后期为契丹民族衰亡、分解、融合时期。

每一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第一时期可分古八部阶段、大贺氏阶段、遥辇氏阶段，第二期可分辽初、辽中期（圣宗、兴宗时期）、辽后期（道宗以后）。第三期则可分为金、元两期。每一阶段契丹族的活动也各有其特点。

三、契丹史的内容

契丹史作为民族史，应着重探讨契丹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它和断代史在内容和体例上应有很大区别。它不应写成以国家形成和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史，也不能写成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线的经济史。它应以契丹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变化为主线。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只能作为促成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来写，而不是主线。阶级斗争是民族发展过程

中的必然产物,但不是民族形成发展的主要内容,因此也不是民族史的主线,都不应在作为民族史的契丹史中占有过多篇幅。统治阶级的各种活动,当然和民族的形成发展有关,但决定民族发展的应是民族的主体人民群众。在契丹史中不应用过多篇幅来讨论契丹统治者的家世和个人活动,不能把民族史变成统治者的家谱和传记。

要探讨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就应着重探讨民族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变化发展过程。

民族的地域是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探讨契丹族的分布地域及其变迁是探讨契丹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至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很不够。对契丹族早期的活动范围迄今还无专文讨论,虽有一些论著涉及这一问题,但观点也颇有分歧,有待进一步探讨。对辽代契丹族的居住地区,更只有一个笼统的认识,没有人加以专门探讨。不少论著讨论了辽代的疆域、建置,但这与辽代契丹族的活动范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课题;对金代、元代契丹族的活动地域也至今无人专门探讨。看来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经济是探讨民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但至今虽有不少文章探讨契丹族的经济,却还没有一个对契丹族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对辽以前契丹族的社会发展过程,至今还没有统一认识。对辽代契丹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则往往与整个辽代经济的发展相混,有些论著则误把辽代汉人的经济状况与契丹族相混,或者偏重于讨论辽代居住汉地的一些契丹族的经济,而忽视辽代居住北边的一些契丹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应该说契丹族经济在辽代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并非都已封建化。至于辽亡以后,契丹族各部分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同状

况,更无人加以专门论述。这样就很难认识契丹族经济的发展规律及其分期,也就直接影响了对契丹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的认识,

语言是民族的又一重要特征,因此研究契丹族语言的发展同样是研究契丹史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研究契丹文字的人较多,研究契丹语言的人却很少,更谈不到对契丹语言发展史的研究。这方面资料也极其贫乏。契丹语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邻近各族语言的影响,如汉语、回鹘语两者各自对契丹语的影响,至今不清楚。契丹语的语族目前也无专文讨论,契丹语和匈奴语、鲜卑语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研究契丹族源有重大意义。契丹语和蒙古语、达斡尔语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对研究契丹族的流向有重大意义。这些课题至今尚没有专文问世。

民族的风俗习惯一般体现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因此,研究契丹族习俗的变化是研究契丹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契丹的葬俗、发式、婚制都有专文探讨,但还缺乏历史的探讨。契丹族的葬俗等在契丹族的一千年历史中是有很大大变化的,受不同民族影响,接受了不同的葬俗。对契丹婚制的研究,较多地注重反映一定社会阶段的部分,而对反映其民族特征的部分则探讨较少,实际上作为民族史来说更重要的探讨后者。对契丹族的一些礼仪习俗,研究者颇多,但缺乏综合研究以说明契丹族心理素质的形成发展,同时也缺乏和其他各族的对比研究。

与上述课题研究有重大关系的是对契丹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现在许多文章较多地注重对辽代物质文化的研究,但辽代的东西并非都是契丹族的,如何区分辽代

遗存中契丹族和其它各族的遗存，是研究契丹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辽以前契丹文化的探索还只有个别人做了一些工作。由于对契丹族早期的活动范围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对契丹族早期各种习俗的特点也不够清楚，似乎进展不大。对辽亡以后契丹人的物质文化面貌，更无人过问。

关于契丹族和邻近各族的关系，是目前研究较多的课题，但一是偏重于契丹和汉族的关系，而忽视契丹和其他各族的关系；二是偏重于政治上的关系，而忽视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三是偏重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忽视契丹族人民其他各族人民的关系；因此，论著虽多，还很难反映这方面的全貌，更谈不到对契丹与各族关系史的探讨。同时，在探讨契丹族和其他各族的关系时，过去受大汉族主义影响较深，近年为反对这一偏向，有些人又走上另一极端，过分夸大契丹族的作用，甚至过分夸大契丹统治者的作用。对他们侵略、屠杀，统治各族人民的罪行也为之辩护加以歌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既要防止大汉族主义，也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不允许回避甚至篡改史实或有意删除史实，历史的科学性和党性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和过去一切阶级的不同，就在于它无所顾忌、敢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探索真理。

探索契丹族去向也是研究契丹史的重要课题。要弄清它究竟最后加入到今天哪一族中了？要具体分析契丹族各个支裔在辽亡以后的活动及其去向。

四、开创契丹史研究的新阶段

目前看来，契丹史的研究还处于开创阶段，这次全国首届契丹史学术讨论会应着重解决一些有关契丹史学科建设的根本理论问题，才能使契丹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做好契丹史这一学科的资料建设、队伍建设，我们应该协作起来，搞一套完整的契丹史资料，包括契丹族的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和国内外的研究论著。我们不能再各自为政，不断重复劳动。要协作起来分工合作，要一劳永逸，不要人人都再独立搞资料。

我们应该组建一支契丹史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应该由一些专门研究契丹史的学者和大量兼搞契丹史的同志组成，应该包括老、中、青不同年龄的学者。目前看来我们的队伍很可怜，全国加起来包括专门研究契丹史的和兼搞契丹史的也不到五十人，青年人更少。这是很难适应契丹史研究的需要。要召开契丹史专题学术会议，通过它组织队伍，培养队伍。但更多的还应开展规模更小的仅涉及契丹史某一专题的活动，同时应该有一个契丹史的研究中心，承担起组织协调契丹史研究的工作。

目前有些同志正在从事契丹史专著的编纂，在契丹史当前发展状况下，所写出的专著肯定不够理想，但还是必要的。希望在我们共同努力几年后，一些空白课题得到填补，一些疑难课题有所突破后，我们能协力写一部代表我们国家、我们时代水平的契丹史专著。

目 录

代序：开创契丹史研究的新阶段·····	孙进己
关于契丹和女真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孙进己（1）
契丹族·····	张正明（4）
契丹源流说略·····	盛襄子（8）
契丹的起源与族属·····	景 爱（19）
契丹名号考释·····	冯家升（24）
太阳契丹考释·····	冯家升（72）
契丹国号解·····	即 实（80）
《契丹国号解》质疑·····	邱久荣（86）
帝国时代以前之契丹·····	张哲诚（91）
契丹勃兴史·····	〔日本〕松井等著 刘凤翥译 邢复礼校（93）
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	佟家江（142）
辽史译名异同表·····	罗继祖（145）
《辽史》概述·····	罗继祖（156）
辽史外戚表补证·····	冯永谦（162）
辽史研究综述·····	景 爱（183）
《辽史别录五种》总序·凡例·前言·····	陈 述（190）
可汗可敦名号考·····	白鸟库吉著 刘选民译（196）
阿保机即位考辨·····	杨志玖（217）
辽太祖阿保机“以家代国”的斗争·····	赵振海（230）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	刘凤翥（235）
辽道宗宣懿皇后父为萧孝惠考·····	阎万章（237）
辽天祚帝被俘前行踪考辨·····	王 超（243）
耶律大石新传——附西辽年表·····	胡秋原（245）
黑契丹·····	〔苏〕B. B. 巴托尔德著 李一夫译（256）
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	陈 述（264）
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	陈 述（275）
辽的国家历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Л. У. 杜曼 章易节译（297）
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	陈 述（304）
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	姚从吾（315）
北宋与辽夏边境的走私贸易问题（上）·····	廖隆盛（338）
北宋与辽夏边境的走私贸易问题（下）·····	廖隆盛（354）
五代时期南方诸国与契丹的关系·····	卞孝萱（369）
契丹与五代山西割据政权·····	任崇岳（384）
论宋太祖並未错失伐辽时机·····	莫荣辉（389）
辽宋交聘及其有关制度·····	黄凤岐（397）

试论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吴 泰 (401)
肖太后与杨家将——兼谈以古代民族关系为题材的文艺	孙慧庆 (408)
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	李一氓 (418)
澶渊之盟与天书 (上)	程光裕 (430)
澶渊之盟与天书 (下)	程光裕 (437)
宋真宗与澶渊之盟	(446)
宋真宗与澶渊之盟 (续)	蒋复璁 (450)
宋真宗与澶渊之盟 (末)	蒋复璁 (458)
王安石的辽外交政策	陶晋生 (463)
道宗讳名与辽宋关系	古清尧 林荣贵 (484)
契丹汉化略考	尹克明 (493)
契丹汉化的分析	姚从吾 (507)
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	任崇岳 (523)
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	金渭颖 (528)
试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经略辽东	金殿士 (797)
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岑家梧 (805)
契丹与回鹘关系考	王日蔚 (812)
奚族及其历史发展	杨若薇 (821)
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	冯继钦 (826)
奚族社会性质初探	冯继钦 (832)
辽代奚族考略	王 玲 (837)
回纥羁属下的奚族——兼释唐朝与奚族的关系	孟广耀 (843)
奚部族及其与辽朝关系之探讨 (一)	李符桐 (849)
奚部族及其与辽朝关系之探讨 (二)	李符桐 (857)
奚部族及其与辽朝关系之探讨 (三)	李符桐 (864)
奚部族及其与辽朝关系之探讨 (四)	李符桐 (875)
奚部族及其与辽朝关系之探讨 (完)	李符桐 (881)
读赖家度先生答复有关窝斡起义诸问题后的意见	陈 良 (895)
对《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一文的意见	陈 良 (898)
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	赖家度 (905)
辽金元时期通事考	姚从吾 (909)
耶律留哥之天统纪年	伯 颜 (923)
破坏契丹	伯 颜 (923)
耶律楚材的经济政策及其指导思想	陈瑞台 (924)
论耶律楚材	杨树森 (935)
契丹国家的形成	赵卫邦 (943)
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葵美彪 (965)
契丹部落组织发展变化初探	孙进己 (995)

关于契丹汗位的承袭制度·····	张去非	(1000)
契丹世选考·····	陈 述	(1002)
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	姚从吾	(1010)
论辽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和性质·····	尹承琳	(1100)
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	岛田正郎	(1105)
辽朝监察官考·····	岛田正郎	(1115)
辽朝林牙、翰林考(上)·····	岛田正郎	(1126)
辽朝林牙、翰林考(下)·····	岛田正郎	(1133)
辽朝北面官制度考·····	赵云田	(1139)
辽朝于越考(上)·····	岛田正郎 许极炖译	(1143)
辽朝于越考(中)·····	岛田正郎 许极炖译	(1149)
辽朝于越考(下)·····	岛田正郎 许极炖译	(1156)
辽朝鞠狱官考(上)·····	岛田正郎	(1160)
辽朝鞠狱官考(下)·····	岛田正郎	(1167)
辽代投下州官制小议·····	唐统天	(1172)
关于辽代枢密院的几个问题·····	张博泉	(1176)
辽代兵制·····	林瑞翰	(1182)
哈刺契丹国家的军事组织·····	〔苏〕皮科夫 冯继钦译 龙体聪校	(1194)
论契丹军队的给养来源·····	赵光远 李锡厚	(1200)
契丹民族之社会经济的结构·····	晖 轩	(1207)
略谈对契丹社会性质的看法·····	张博泉	(1215)
十世纪契丹社会发展的一个轮廓·····	杨志玖	(1222)
对四世纪末到十世纪初契丹族社会历史的分析·····	驼 峰	(1230)
四至十世纪契丹社会的发展·····	孙进己 白新华	(1237)
契丹与奴隶制·····	张广志	(1240)
辽代奴隶考·····	傅衣凌	(1250)
头下考(上)·····	陈 述	(1261)
辽赋税考·····	王家琦	(1272)
从“塔不烟”人名释说谈辽和西辽朝的农业生产·····	江慰庐	(1299)

关于契丹和女真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孙 进 己

我们研究会是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两次学术讨论会对辽金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都作了必要的强调。但对契丹史、女真史的研究却强调得不够，应很好呼吁，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研究。本文提出的一些问题，只是抛砖引玉，想引起大家来讨论。错误甚多，望大家指正。

契丹和女真史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契丹女真史和辽金史相混淆。长期以来，契丹女真史仅成为辽金史的一部分。实际上，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辽史和金史是断代史，是研究辽、金两代各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由于契丹族和女真族是辽、金两代的统治民族，因此往往在辽、金史研究中占有较重要位置，但实际上，辽、金两代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主体民族仍是汉族，因此汉族在辽金史中占有更大比例。而契丹族史、女真史则是民族史，是研究这两个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研究它们诸民族特征在不同阶段发展的历史。契丹史、女真史作为民族史来讲，它就不能仅着重研究辽代的契丹族和金代的女真族，而要探讨这两个族的全部历史。由于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别在辽、金两代发展最兴盛，因而不可避免辽代的契丹和金代的女真分别在契丹史、女真史中占有重要地

(上接3页)

各族都有的。不能把共性当个性。应通过与邻近各族习俗的比较研究，揭示其民族习俗的特点。

关于评价契丹人和女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把契丹、女真的人民和它们的统治者区分开来。对各族人民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要根据他们的不同表现作不同评价。阿骨打抗辽是民族英雄，兀术侵宋就不是民族英雄。即使对阿保机、阿骨打也要一分为二，不能全部肯定，过高评价。不能因为要加强民族团结，就把各族统治者都加以美化，连他们屠杀它族人民的罪行也加以回避甚至辩护。也不能因为反对民族侵略，就把各族人民和统治者同样加以贬责。在研究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时，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观察，就容易陷入大汉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不要以为我是汉族，就对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无论如何肯定都不会错。我是少数民族，肯定汉族就没问题。我们的立场应站在各族人民的立场上，不能站在某一族的立场，甚至站到某一族统治者的立场去。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不能根据某种主观的政治需要而回避事实，仅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任意篡改歪曲史实。我们的方法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公式化，笼统化。只有这样才能写好契丹史和女真史起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 84年1期

位，但不应比例过大。目前有些研究契丹、女真史的论著，几乎全部内容都是探讨辽代的契丹和女真。如有一部契丹史的专著，建国前和亡国后的契丹族将近一千年历史，在全书中仅占十分之一的篇幅，而辽代仅百多年历史，却占十分之九的篇幅。这种状况作为一部民族史来说，显然是不够理想。女真史的论著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有本《女真史论》，全书都论的是金代的女真，只在起源中用数页谈了金以前的女真族，金亡后的女真族竟只字未及。

还有不少文章，题目是写辽金的某方面，却仅谈契丹族和女真族，似乎辽金仅此两族别无他族。这种文章，题目似应改为辽代契丹族的某方面为宜。又有些文章，题目是契丹族和女真族的某方面，但全文仅谈了辽代的契丹或金代的女真，很少谈到辽金以前及以后的契丹族和女真族，似乎此前此后就没有契丹族和女真族。也应在题目前标明辽代或金代为宜。这些都表明了对辽金史及契丹女真史，概念的不清。迄今为止，还没有完整的契丹族史和女真族史与这个问题上的概念不清是有相当关系的。

由于契丹族和女真族的发展并非孤立地，它在长期发展和我国许多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写契丹族史、女真族史时，是把它们作为我国各族大家庭的一员来写。我们不能孤立写这两族，而必然要写和他们有关系的各族。但这是以契丹族和女真族作为主体来写，其他族则是作为相关各族而写进去。而辽史、金史却不同，它原则上应以辽、金代两代的各族作为总体来写，仅在某些部分着重写当时的统治民族——契丹族和女真族。写辽史、金史仅着重写契丹族和女真族，其他各族占比例过小，就不能成为当时各族人民的历史。这和过去有些中国通史仅着重写汉族，没有全面和充分写中华各族同样不妥。

契丹族史和女真族史研究中要解决的第二个重要课题，是它的上限和下限。例如说契丹族史和鲜卑族史是什么关系。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契丹起源于鲜卑，这样是否鲜卑史就应纳入契丹史中呢？我认为即使能够肯定契丹起源于鲜卑，但鲜卑并未全部进入契丹，而是大部分在不同时期加入了汉族，契丹仅是鲜卑的一小支发展而成。因此，把鲜卑纳入契丹史显然不妥当。何况，还有很多学者对契丹起源于鲜卑说表示异议，或认为契丹起源于鲜卑及匈奴的融合体，或认为契丹的祖先和鲜卑是同种同语的两个族，契丹不是鲜卑直系后代。因此，契丹史和鲜卑史分开是比较妥当的。契丹史的上限可以从四世纪开始。四世纪以前的历史及契丹、鲜卑族的关系可放在族源中研究。关于契丹族史的下限：契丹人无疑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蒙古族，因此目前有的蒙古通史就把契丹也纳入进去。但契丹人大部分是进入了汉族而蒙古族的主源是室韦族不是契丹人。室韦族是和契丹族同种同语的两个族。因此，契丹史不应纳入蒙古史。它的下限应到十三世纪为止。

关于女真史的上下限：有些人把渤海史也列入女真史中。且不谈现在有人主张渤海属秽貊系，即使承认渤海和女真同属肃慎系，在隋唐也已分属两族。辽、金时渤海和女真是并列的两个族，以后渤海人大都是同属肃慎系，融入了汉族，而不是融入女真族。因此把渤海史列入女真史是不妥当的。此外，目前传统的看法女真的前身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这些是否应全部纳入女真族史呢，应该指出：这些名称有广义及狭义之分。从广义说这些名称包括了不同系的许多族，其中有些在不同时期加入女真族中，有些则

并未加入女真族中。因此，在处理这些古族时更谨慎，不能把没有加入女真的那部分，写入女真史，顶多附带说明一下。但由于它们的主体部分似乎是进入女真了，因此总的把它们作为女真族史的一部分还是可以的。关于女真族史的下限，涉及到女真族和满族的关系，这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争论。有人认为满族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吸收了其他族形成的族共同体。有人则认为满族是女真族发展的新阶段。按前说两者当然应截然分开，按后说两者似可连接起来。但作为新阶段和旧阶段分开处理，也是可以的。因此，女真史的下限似可到明代为止。

契丹史和女真史研究中，要解决的第三个重要课题，是它的内容和观点。

契丹史和女真史既要作为民族史来写，它和新代史、国别史就应不同。应着重写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历史，着重写民族共同体特征的变化发展。

契丹族和女真族的分布地域应是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应该把契丹族、女真族的分布范围和辽、金的疆域分开来研究。在辽、金两代有很多族，契丹族和女真仅分布在其中一些地区。不能把辽人和契丹人，金人和女真人等同起来，它们的含义和分布范围是不一致的。考查契丹女真地域时，不仅要查它们在辽、金时的分布，还要考查其全部迁徙过程，不仅要注意它的传统集中居住区，还要考查它分散与各族杂居的状况。目前对契丹和女真的迁徙过程和全面分布状况还研究得很不够。

关于契丹和女真的经济，过去研究的人较多。但一个是缺乏对这两族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研究；一个是没有把这两族经济的发展和与其他各族经济发展状况很好区别，注意它们发展的不平衡。辽代封建制度的确立是一个问题，而契丹族封建制的确立又是一个问题，应该充分估计到契丹族内发展的不平衡，留在北方的相当一部分契丹族在辽代并未进入封建制。在南部的契丹人虽较早进入封建社会，但比起汉人、渤海人又晚得多。应该说，契丹人封建制的确立，是在辽代占人口多数的各族封建制影响下才完成的。不能仅以契丹族封建化的程度，来衡量辽代封建制度发展的程度。关于契丹人是否有过奴隶社会？如有，它的起迄时间应该是何时？也未弄清。女真人的经济发展，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

关于契丹人和女真人的语言，也要考查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其他语言影响时的变化发展。契丹语和女真语的谱系，也并未完全弄清。对它们分属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大致可以肯定。但它们属什么语支？什么语群？还不清楚。契丹语和蒙古语似乎并不属一个语支，更不属同一语群。女真语和满语有可能同属一个语支，但是否属同一语群还要探讨。似乎在早期这一语支，还存在若干个语群，以后才融合形成满语群。女真语群和胡里改语群，兀惹语群，曾是三个不同的语群。

关于契丹和女真的风俗习惯，虽同样有过不少研究文章，但同样没有很好探讨它们的全部发展过程。契丹人和女真人的风俗习惯在其全部发展过程中，是有很大变化的。最初它们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习俗，在发展过程中受其他各族影响，习俗产生了变化。不能把它们晚期受其他各族影响，接受了其他各族的风俗，看作它们自身固有的特点。如就契丹人的葬俗言，大约最初是天葬，以后受突厥等族的影响，接受了火葬；又受汉人的影响，接受了土葬。因此不能把火葬、土葬看作契丹葬俗的特点。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还有些言、食、居住习俗是居住在一定地理环境，或处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

(下转1页)

契丹族

张 正 明

古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自有本族文字的屈指可数，契丹是其中的一个；除去“行国”不算，曾建立有固定首都的国家达二百余年的只有两个，契丹也是其中的一个。契丹名声远播，因此，尽管它早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国外和国内有些民族的语言却至今仍把中国或汉人叫做“契丹”。

“契丹”这个族称，在北朝时始见于文献。那时，契丹族小势微，曾受宇文鲜卑统属，因而被视为宇文鲜卑的别部。

早期的契丹生息在辽水上游迤北地区，逐水草放牧，以车帐为家。它有两个古老的氏族，分别以白马和青马为图腾。由于人口繁衍，形成了八个部落。按照契丹的传说，这八个部落是始祖奇首的八个儿子的后裔。

契丹在建立国家以前，约有五个半世纪可稽考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隋末唐初以前二百八十余年是古八部时期，唐贞观初至开元中约一百年是大贺时期，唐开元中至天祐末一百七十余年是遥辇时期。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社会，阶级结构还没有确立，部落联盟还没有组成——或者说还只是一个松散的雏型。部落酋长称为莫弗贺。遇有重大的战事，八个部落的酋长通常能协同部署，“兴兵动众，合如符契”^①。

唐初，契丹部落的阶级分化比较明显了，在上层已经有部落显贵，在下层已经有

“家奴”。同时，八个部落组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的首领由大贺家族世选，号称可汗。各部落的酋长则由本部落的显贵家族世选，称为辱纥主。所谓世选，是从公选到世袭的过渡形式，就个人来看是公选的，就家族来看是世袭的。这时，联盟首领的权力还不大，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部落酋长会议。部落酋长会议握有选举和罢免联盟首领的大权，并且负有决定军事部署的重任。“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②公元648年，唐朝在契丹地区设松漠都督府，以契丹首领为都督；又在契丹各部落置州，以本部落酋长为刺史。府州的设置，无疑增进了契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唐朝还多方笼络契丹首领，赠以王爵，赐以币帛，乃至妻以宗室女，这些措施与契丹的原始民主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使契丹首领处在与八部酋长离异的尴尬境地。大贺联盟的首领，凡是受唐朝笼络的，要么背弃八部投奔唐朝，要么遭部落酋长杀害，难得久享安富尊荣。所以，唐玄宗曾说：契丹的番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③。

大贺时期若干显贵家族的势力，在时起时伏的相互倾轧中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经过激烈的争斗，遥辇家族取代大贺家族而

① 《北史·契丹传》。

② 《旧唐书·契丹传》。

③ 《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二十三年。

夺得了世选联盟首领的特权。

遥辇时期是契丹原始社会迅速解体的时期。畜牧业和手工业缓慢而显著地发展着,零星的种植业的出现,使契丹的经济开始走向多样化,并有了较大的稳定性。部落显贵占有的奴隶增多了,某些豪强还拥有部曲,联盟首领还拥有亲兵。世选制度扩大和加强了,几乎所有部落公职都被显贵家族垄断了。这个时期的部落酋长称为夷离堇。联盟除可汗外,常另选一人为军事首领。遥辇初期,阻午可汗“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①。可见遥辇联盟已具有国家的某些特点。

唐末,中国北方的形势提供了契丹勃兴的良好条件。突厥和回鹘曾相继役属契丹,这时都已衰微,无力东进。中原的朝廷和藩镇,这时都忙于对付农民起义和争夺统治权力,也无暇北顾。契丹的部落显贵趁机肆行扩张,在频繁的战争中掠取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财货,因而变得强盛起来了。世里家族的阿保机在多次掠夺战斗中崭露头角,而使遥辇家族的首领相形见绌了。九世纪末,阿保机还只是可汗的亲兵队长。公元901年,他当选为迭剌部酋长。904年,又当选为联盟军事首领。907年,部落酋长会议罢免了平庸软弱的痕德堇可汗,改选了被认为是谋勇兼备的阿保机为可汗。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开创了一个边疆王朝。这个边疆王朝的国号,最初是契丹,947年改称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又改称辽。

阿保机把先前只有军事联盟关系的契丹八部统一起来,削弱了氏族部落组织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他还把汉人、渤海人、奚人和契丹人结合在一个政权之下乃至一个社会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民族壁垒。他所建立的辽朝,既为契丹社会的进步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也为中国后来在元代的统一创造了一些条件。

过去有关契丹的论著,大抵认为阿保机掠夺汉人作为奴隶,辽朝至少在前期是奴隶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阿保机掠夺了汉人,通常是“依唐州县建城以居之”^②,使之“各有配偶”^③,“分地耕种”^④,承担一定的赋税。这些汉人多数不是奴隶,而是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与当时中原的汉人相比,辽国汉人的处境并不差,所以他们“各安生业”^⑤,甚至“不复思归”^⑥。

阿保机的雄才大略,除军事攻伐外,也表现在善于接受先进事物上。他通晓汉语,熟知中原地区的物产民情,能够放手任用汉人,并且大胆采用中原地区的制度来管理汉人。在担任迭剌部酋长和遥辇联盟军事首领时,他就建立了城郭。在担任可汗时,他又建立了铁冶和银冶。称帝后,他重用汉人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更加注意对汉人因俗而治,还下诏建立了孔庙,对于契丹和奚、渤海等民族,阿保机也实行了封建化的政策。辽朝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封建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刚刚开始阶级社会的契丹社会,受到汉族社会的吸引和浸染,奴隶制成份没有能够发展成为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因素,而处在从属于封建制成份的地位上。封建制经济成份在辽代处于发展趋向,但直到辽末,奴隶制成份还没有消失。

公元926年,阿保机去世,庙号太祖。

辽朝的兴衰,与五代同始,与北宋同终。它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有密切的联系,常常兵连祸结,可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时间更长。可以说,辽朝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当时中原王朝的盛衰乃

① 《辽史·太祖纪赞》。

②③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

③④ 《资治通鉴·后梁纪》贞明二年。

④ 《辽史·地理志一》。

至兴亡。

公元936年,后唐的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利用辽朝的援助以夺取后唐的天下,不惜把燕云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割让给辽朝,并许诺岁贡帛三十万匹,还对辽太宗自称“儿皇帝”。由此,辽朝获得了有大宗税入的发达地区,占取了幽州和大同这两个重镇,形成了北负山险、南窥平野的高屋建瓴之势。公元946年,辽朝倾师南侵,入大梁,灭后晋。史家称后晋“始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①。辽太宗虽有久据中原之志,但为中原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所慑,不得不在947年率军北撤。经过这次战争,辽朝又侵占了一些州县。后汉收复了这些州县,只有易州仍属于辽朝。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大举北伐,收复了易、瀛、莫三州和瓦桥、淤口、益津三关。

宋初几度北伐,都以失败告终,非但没有光复后晋的失地,反而把后周夺回的易州又丢掉了。从此,宋对辽就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勿追”^②的消极防御方针。公元1004年,辽圣宗奉承天太后亲征,麾师进逼宋都,宋廷大震。辽宋两军在澶渊以北展开了一场恶战,辽军虽受挫,但胜负未决。辽宋双方都有所顾忌,于是罢兵议和,订立“澶渊之盟”,宋朝允诺岁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给辽朝,辽圣宗允诺称宋真宗为兄。辽方得实利,宋方获虚名,算是实现了体面的和平。本来,宋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是不难把辽军击退的,只是因为宋廷害怕人民甚于害怕辽军,才有“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使宋朝受到损失,但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使辽宋双方都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辽朝极盛时期的疆域,北逾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临黄海,南至

今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西抵阿尔泰山。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设上京为首都,又在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设中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设东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设南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设西京。地方行政区域共有六个府,五十六个州、军、城,二百零九个县,五十二个部落,还有若干被称为“属国”的附庸部落。全国人口总数不详,根据《辽史》提供的一些户丁数字来推测,大约有四百万人,其中汉人最多,契丹人次之。

无论从那个方面去看辽朝,它都有蕃汉二元。从民族构成去看,它既有以契丹人为主的蕃人,也有汉人;从生产类型去看,它既有契丹人惯于经营的畜牧业和渔猎业,也有汉人惯于经营的种植业和手工业;从经济结构去看,它在契丹区有独特的、以宫卫和头下军州为基本环节的封建制形态,在汉区有当时中原流行的封建制形态;从官制去看,它既有蕃制的北面官和世选,也有汉制的南面官和科举;从法制去看,它既有蕃律,也有汉律;从军制去看,蕃军和汉军的兵种和建制都是不同的;从文字去看,它既用契丹文,也用汉文;从宗教信仰去看,它既保持着契丹人的一些原始信仰,也接受了汉人传来的佛教和道教。由此可见,确切地说来,辽朝的体制是契丹族与汉族合作的体制。

蕃汉二元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蕃,而是汉。汉化是贯穿于辽代的自然的趋向,辽这个王朝的体制在汉化,契丹这个民族也在汉化。不过,汉化的进程是缓慢的。具体地说,上层汉化较快,下层汉化较慢,边远的部落没有汉化;文化方面汉化较快,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汉化较慢,军事方面汉

① 《新五代史·景延广传》。

② 《宋史·景延广传》。

化程度很小。

辽朝的二元特性和辽代的汉化趋向,对于我们研究边疆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系,以及民族同化问题、祖国统一问题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

在辽代的契丹社会中,有贵族、平民、贱民三个等级。贵族等级包括皇族、后族和其他贵族。皇族即世里家族,姓耶律。后族有述律家族、拔里家族、乙室己家族和“国舅别部”,姓萧。其他贵族或姓耶律,或姓萧。平民就是一般的部落成员。贱民包括宫户、部曲和奴隶。宫户隶属于皇室的宫卫(斡鲁朵),部曲隶属于贵族的头下军州和某些交强的私庄,奴隶则隶属于官府、皇室、贵族和豪强。等级和阶级的界划并不完全吻合。从大体上说,贵族是皇室、领主和牧主,平民是有上户、中户、下户之分的牧民,贱民是农奴和奴隶。

辽代的契丹平民,一般过着游牧兼渔猎的生活。他们居住的是便于拆卸和搬迁的毡庐,运输用高轮大车。每到一个暂时留驻的地方,就环车或骈车为营。他们放牧的牲畜,羊、马居多,牛、驼较少。少数契丹平民是既耕且牧,以牧为主,以耕为辅。农作物有黍和稷,也有“回鹘豆”和西瓜之类。契丹的手工业有马具业和车具业两大类。当时,契丹的马鞍被誉为“天下第一”^①。至于冶炼、锻造、陶瓷、纺织、建筑等行业,则主要依靠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工匠。

辽代契丹在文化方面的成就,突出的一项是创造了契丹文。契丹文有大字和小字两种,大字比较繁难,小字比较简便。契丹文的创造和使用,是一件有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大事,不但为契丹人民提供了一种容易

掌握的交际工具,而且为后来的西夏文和女真文提供了范例。从契丹起,每个在中国北方建立了王朝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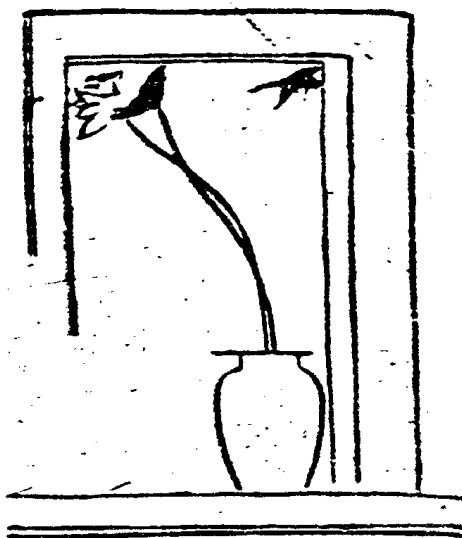
公元1125年,辽朝为女真建立的金朝所灭。

辽亡后,少数契丹人在耶律大石统率下远走中亚细亚,多数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了。耶律大石在中亚细亚建立了西辽(哈刺契丹)王朝,传国八十年(1131—1211年)。留在中国的契丹人曾多次起义反抗金朝,被金朝解散了部落组织,逐渐与女真人、汉人杂居了。金末元初,契丹的残部曾协助蒙古军攻打女真军,这些契丹残部后来也被元朝解散了。由于契丹贵族的文化高于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所以金朝和元朝都有个别契丹大臣,例如移刺履(移刺即耶律)在金末任尚书右丞,其子耶律楚材在元初任中书令。

在金代和元代,契丹人迅速地同化到其他民族中去了。大部分契丹人与汉人同化了,或者先与女真人同化、又随着女真人与汉人同化了,小部分契丹人则与蒙古人同化了。西迁的契丹人,在西辽灭亡之后,也同化到当地民族中去了。历来有一种说法,以为达斡尔人是契丹人的遗裔,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还不能作出定论。

契丹的被同化不是一个悲剧。民族壁垒的破除,民族界限的泯灭,只要是自然发生的,就是进步的历史趋向。消失的只是契丹这个族称,契丹人民则永生在兄弟民族中。他们为缔造伟大祖国所曾作出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① 《骨董琐记全编》引《袖中锦》。



契丹源流說略

盛襄子

自從元時馬哥波羅 (Marco Polo) 西去以後，歐人對東方乃有黃金世界之幻想。而名中國日蘭雪 (Cathay) 者，則全以十及十一世紀統治華北之契丹 (Khitans or Kitan) 概稱中國。當然，此種稱呼是不合事實的。然而北方的契丹，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歐人幾乎欲以之與中國 (China) 所得名之秦 (China) 朝比並矣。

契丹本是鮮卑中一個最小的部落，晉時爲慕容氏 (亦鮮卑族) 所破，遷於松漠之間，爲熱河中一小部。魏、齊、隋皆服屬中國，常入貢王室，間亦寇略。唐太宗時，賜姓李，始開始漢化。玄宗時，其王李懷秀受命爲松漠都督，安祿山伐之，大敗。唐末華亂，契丹併奚、靺鞨諸部，勢漸雄大。五代時契丹操縱中國政治，一如今日之帝國主義者，後晉石敬瑭其傀儡也，宋遼相抗，以歲幣進之，澶淵一役，幸而不辱。

其版圖西由流沙以南蒙古之地，包括河北山西陝西之北部，其東自遼甯吉林二省以至朝鮮之平安道，以寧古塔爲最東界。北至臚胸河 (今克魯倫河) 南至白溝，幅員廣遠萬里。威震西亞波斯大食諸國。至金民族興起，遼乃滅亡。時公歷一二五年，即宋徽宗宣和七年也。此所契丹民族雖有一部分在遼國王子耶律大石統治之下，建立哈喇 (黑也) 契丹 (Karakhanids)，征服土耳其斯坦及花刺子模諸境，然迨成吉思汗興起，其國亦滅，大部契丹民族相繼加入金元，與中國漢族同化矣。

查近年西人對於中國民族史之研究，甚爲努力，亦有創見。然以地理之阻隔，語文之重譯，尙不免隔靴搔癢之嫌。如俄人布來賓須納德在其所著東亞中古文研究一書中，即謂契丹原居在滿洲南部，與事實多不符合。日人雖明知史事，或蔽於目前之利害觀念，